

著丁爾瑪拉(18)

譯 蕭 陸

葛萊齊拉

文藝生活叢刊

IX

葛 萊 齊 拉

A. DE LAMARTINE

陸 蠡 譯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九 種

版初月四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版四月十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九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號四十八街堂祠都成

所 刷 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拉 齊 萊 葛

著 丁 爾 瑪 拉
譯 蠡 陸

角 一 元 六 價 定

第

一

章

一

十八歲的時候，家人將我託給一位親戚照管。她因事要同她的丈夫到托斯坎納去。這是給我旅行的機會，家居和都市生活使我的心靈的最初情熱因缺少活動而銷沉下去了，藉此我得以從這長此堪虞的宴安中拯拔出來。我懷着，有如行將目覩揭開大自然和生命的最莊麗的幃幕般的童年熱狂，動身出發。

兒時素稔的，在地平盡處，密里小山之巔，遙遙在望的閃爍着終古白雪的阿爾卑斯山；詩人和旅行者在我的心中投映下如許鮮明的影像的海；在科琳納書頁上和哥德的詩句：

汝其知否有地石榴花璀璨？

中可說是已經吮吸到溫熱和怡爽的意大利天空；才讀了不久的充盈腦際的古史課程中的至今依然屹立的古羅馬碑物；末了，自由在遼遠的景物上賦以一種誘惑的遠距離；一如青年的幻想所能預期，事先構成興趣和口味的長途旅行中不可逆知的某種災厄奇遇；和彷彿開始了解一個新的世界似的語言，容貌，風俗的變換，凡此種種，令我神思飛越。在動身前數天悠長的日子中，我生活在一種恆常的陶醉狀態裏。這種沙美，瑞士，日内瓦湖，沁卜隆冰川，岡沫湖，米蘭，弗洛倫斯等處大自然的偉觀每天催喚起來的

● 托斯卡納 (Toscane) 意大利中部，位於亞平寧山脈東南。首邑爲弗洛倫斯。

● 科琳納 (Corinne) 史得安夫人 (Mme Staël) 名著備述意大利之光榮。

● 哥德迷娘歌首句。

● 沙美 (Savoie) 法國東南部多山區，與意大利毗連，爲著名風景區。

熱狂，除非我遊罷歸來，方會平息。

牽引我的旅伴到里美納來的事務，遙遙無期地儘自遷延下去，他們說不待我見過羅馬，拿波里，便要將我帶回法國。這就是當我正要抓住幻想的當兒，又把牠奪去了。我對於這般主張，內心起了反感。我寫信給我的父親，要求他准許我獨自繼續在意大利旅行，而不等待這極少嘉許希望的回信到來，我便決定先牠一着以事實來違命了。我想：『即使阻止的信到來，也來不及了。我也許會被訓斥一頓，但將會被原諒的；我就回來，可是我已經見識過了。』我檢點一下我些微的川資；但是我估量到在拿波里有一位母親的親眷，我回來時向她借一點路費，是不會遭拒絕的。在一個皎潔的夜晚，我搭上了往羅

● 塞卜隆冰川 (Glaciers du Simplon) 阿爾卑斯亞平寧山中隘道，舊為冰川河床。

● 岡沫湖 (Lac de Come) 在阿爾卑斯山麓，意大利名勝之一。

● ● 米蘭 (Milan) 里美納 (Livourne) 俱意境。

馬去的郵車，離開了里美納。

在一條通往西班牙廣場的暗黑的街道上，我寄寓在一位羅馬畫師的家中，我孤獨地在一間小室中過了一冬。我的面貌，我的年青，我的熱情，和客地的孤獨，使一位在弗洛倫斯到羅馬途中遇見的旅伴對我很關心。他突然地和我交好。他是和我年齡不相上下的美少年。好像是著名歌師大衛的兒子或姪兒。大衛是當時意大利舞臺上唱次中音的頭等脚色。已有相當年紀。他是到拿波里聖查利戲院去作最後一次的演唱的。

大衛父親般的待我，他的年青的旅伴對我也十二分和譔慈祥。我則滿不在乎地以我那年齡的坦白報答這番盛意。我們還不曾到羅馬，這位美少年和我，已經要好到不得開交的了。在那時候，從弗洛倫斯到羅馬，郵車至少要走三天的工夫。在旅店中，新朋友便是我的翻譯；在餐桌上，他第一個先招呼我；在車廂裏，他靠身收拾一個最好的坐位給我；睡的時候，無疑地，我總是枕在他的肩膀上。

當郵車走到托斯坎納或薩賓納山間上坡的長路，我從車中走下來的時候，他和我

一道下來，將地點解釋給我聽，告訴我各個城市的名字，指出各個紀念物。並且在途中採了美麗的花，買了美麗的無花果和葡萄；將這些果品裝滿了我的雙手和帽子。大衛看到他的伴侶對我的友愛，好像很高興。他們有時望着我會心地一笑，睿智而溫良的微笑。

晚間到了羅馬，我自然而然地下榻在和他們同一的旅館中。我開了一號房間，直到第二天我的朋友來叩門叫我吃早餐時方才醒來。我趕忙穿好衣服，走到旅客畢集的客廳中。我想和我的朋友握手，在賓客中用眼睛遍找不得，一種微笑在大家的臉上顯露出來。在大衛的身邊，不是他的兒子或姪兒，我看見一位裝束入宜的羅馬少女的可愛的倩影，黑的頭髮在額際結成辮兒，用兩枝頂端嵌珠的金針，有如蒂伏里村婦們所戴的，挽在後面。這就是我的朋友，到了羅馬之後，已恢復她的裝束和女性了。

她目光中的嫵媚和微笑裏的彬雅，令我幾乎不能自信。但無疑地這便是她。「衣服不會使心改變哪，」這位羅馬姑娘說，臉孔微微一紅，「只是你不能再睡在我的肩上，並且從前是你受我的花，現在要你送花給我了。這樁故事可以使你得到教訓，以後，別人對

你的友誼是不可貌相的，也許是另一回事呢。」

這位小姑娘是一個女歌者，大衛的弟子及得意門生。老歌師帶她往來各處，將她扮成男子，以免途中盤詰多費唇舌。他倒是像父親般，不僅是保護者似地看待她，對於他自己讓她和我耍好的柔美的無知的親暱，一點也沒有妬忌之意。

二

大衛和他的女弟子在羅馬約須勾留數星期。我們到後的翌日，她復穿上男子的服裝，領導我先到聖彼得教堂，繼後到歌麗茵鬪獸場，弗拉斯卡底，蒂伏里，和亞爾伯諾。這樣，我便避免了雇傭的導遊者在旅客跟前將羅馬的屍骸節節肢解的千遍一律的複述，他們在你的影像中投下許多人名，地名，日子，那種單調的嘮叨，纏住你的思想，將你對於佳勝觸發的情緒驅散。拉加彌雅（少女的名字）並不淵博，但是，生在羅馬，她本

能地知道美麗的地點和幼時銘刻腦際的偉大景物。

她不假思索地領導着我，在適宜的時間到適宜的地點，去觀摩古城的遺跡：早晨，到蒙得賓遮；大圓穹的杉蔭之下；晚上，到聖彼得柱廊巍巍的黑影中；月光下，去歌麗芮靜寂的園圍裏；秋時佳日，則往亞爾伯諾弗拉斯卡底和蒂伏里瀑聲琮琤飛霧如注的西比里寺宇。她是快樂而熱狂的，在歷劫和死滅的廢墟中，有如一座永恆不死的「青春」女神。她在賽而梨·梅坦拉的墓上跳舞，當我坐在一塊石頭上幻想着的時候，她吐出舞臺的歌喉，響徹奧克雷沁宮殿陰森的穹宇。

晚上，我們回到城裏來，車中滿載着花朵和石像的殘片，與因事滯留城中的大衛重聚在一起，在他的戲院包廂中過了白天餘剩的時間。這位女歌者，比我大了幾歲，對於我，除了有點過分溫柔的友誼之外，沒有表示什麼別的感情。我自己，也太羞怯得不能有其他的表示；我簡直不會想到，縱然她是美麗而我是年青。她男的服裝，男子性的親暱，次高音的男子的聲音，和她無羈的風度，予我以這般的印像：我只看作她是一位美男子，一位

同伴，一位朋友。

● 聖彼得 (Saint Pierre Eglise) 教堂爲世界最大天主教堂。在羅馬伐第崗 (Vatican) 宮畔，普聖彼得殉道處。始建於一四五〇年，至一六一四年方告落成。爲布拉蒙得 (Bramante) 拉法愛爾 (Raphaël) 及米啓盎格羅 (Michel Ange) 諸人之心血結晶。

● 歌麗茂 (Colisée) 古羅馬巨大闘獸場。可容觀衆八萬人。中世紀時被毀。現龐然遺址尙存。

● 弗拉斯卡底 (Frascati) 羅馬郊外別墅。以園林噴泉勝。

● 蒂伏里 (Tivoli) 舊名蒂浦爾 (Tibur) 羅馬古代詩人荷拉士 (Horace) 等，對此頗多吟咏。

● 亞爾伯諾 (Albano) 距羅馬二十公里。以亞爾伯諾湖得名。湖水能癒瘋濕等症。

● 蒙得賓遮 (Monte Pincio) 羅馬北面小山，古有花園山 (Colline des Jardins) 之稱。登山憑

覽羅馬全城，一望無遺。

● 西比里 (Sibylle) 古代供奉愛普羅神的女祭司。有預言禍福之能。

拉加彌雅去了之後，我完全孤獨地留在羅馬。沒有一封推薦的書信，除了拉加彌雅介紹給我的那些地點和殘址之外，一無相識。我寄住在他家裏的老畫師，一向足不出戶，只是在星期天伴着他的妻子和與他一樣勤苦的小女兒去做一回彌撒。他們的家好像修道院一樣，藝師的工作，僅因了粗礪的餐食和祈禱方纔間歇的。

黃昏，當落日的餘暉在貧苦的畫家居室的窗上消逝，當附近的教堂發出在意大利與畫告辭的 Ave Maria 的鐘聲，這家人唯一的休息就是大家一起來誦着讚詞和低地唸着主禱文，直至喉音爲嗑睡低沉，在模糊和單調的喃聲中消失，彷彿爲夜風捲到灘頭的海浪，漸漸微弱無聞。

我心愛這夜間莊嚴肅穆的場面。在三個靈魂上達於天的讚美詩中結束了勤苦的

一天，各自休息。這樣令我憶起我的老家，那兒，傍晚，我的母親在薄暮最後的暉光中，將我們召聚攏來，有時在她的房裏，有時在密里小花園沙鋪的小徑上，叫我們祈禱。在這素不相識的家庭中，發現了這同樣的習慣，同樣的舉止，同樣的宗教，我覺得彷彿在故居的簷下。我從來不曾見到比這羅馬人一家的生活更多默念，更孤獨，更勤勞的。

畫師有一位兄弟。這位兄弟沒有和他住在一起。他是教授意大利語給來羅馬過冬的上流外國人的。他不僅是語文教師，而是負有盛譽的羅馬學者。年紀尚輕，身材魁梧，性質有點古風，他曾在那求祖國自由的復活的羅馬民黨的革命嘗試中大顯過身手。他是保民官（Tribun）之一，當代的李齊，在為法國人煽起的古羅馬的短期復活中，不久便被孟克和拿破里人所撲滅的，他做過重要腳色。他曾在凱旋廟向民衆演說，樹起獨立的旗幟，佔了共和國主要的位置。反動的時候，他便被控訴，壓迫，囚禁，他應該多謝法國人的到來，將共和黨人救了出來，而將共和國沒收了。

這位羅馬人對革命的和哲理上的法國推崇備至：他痛恨皇帝和帝國。對於他，正如

一切的意大利自由黨人一樣，鮑拿伯（Bonaparte，拿破崙的姓氏）是自由的該撒。年紀輕輕的我也有同樣的感情。這種意見的契合不久便在我們中間互相表示出來了。當我們一同讀着詩人蒙蒂①烈火般的詩句或亞爾斐利②共和主義的戲劇時，見我這般年青而又古道的熱情在自由的激昂聲調中顫慄着，他看到可以和我開誠相見，於是不復是他的學生而是他的朋友了。

四

自由是人類神聖的理想，明證就是牠是青年的最初幻想，只是在心苗枯萎精力衰老或失望的時候，才能在我們的靈魂中消失。二十歲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民主黨。勞瘁了的心沒有一個不卑屈的。

豈不會有多少次，教師和我，跑去坐在邦斐利別墅的小山上，在那兒望見羅馬城，以

及牠的圓屋頂，牠的廢墟，牠的底勃爾河污濁的靜靜的含辱的在龍圖橋對稱的穹窿底下流着，那兒可以聽見噴泉幽咽的潺潺聲和民衆在荒涼的街道上靜悄悄地走着幾乎

● 李齊 (Colo di Rienzi) 原名 (Nicolas Gabrino) 古羅馬保民官。一三四七年反抗貴族的民衆首領。死於一三五四年騷動中。

● 羅馬 在紀元前五一〇年爲民主國。自奧古斯德大帝 (S. P. C.) 大權獨攬，即皇位後，暴主相繼，民不堪命。故輒憧憬於昔日之自由，冀古羅馬之復活。

● 孟克 (Mack, 1752—1828) 奧國子爵，爲反對法國革命主力之一員。

● 凱旋廟 (Capitole) 爲周彼德神廟，位於羅馬七山之一的太平山 (Tarpélen) 上，凱旋者於此受慶典，視爲無上光榮。

● 蒙蒂 (Vincenzo Monti, 1754—1828) 意大利戲劇作家及敘事詩人。

● 亞爾斐利 (Le Comte Victor Alfieri, 1749—1803) 意大利悲劇詩人，筆姿以雄健勝。